

其中不曉其口說何語。鼓樂之聲喧闐。是夜不禁犯夜。聞至期與女俱入房。親以手去其童納之酒中。或謂父母親鄰各點於額上。或謂俱嘗以口。或謂僧與女交媾之事。或謂無此。但不容唐人見之。所以莫知其的。至天將明時。則又以轎傘鼓樂送僧去。後當以布帛之類。與僧贖身。否則此女終爲此僧所有。不可得而他適也。余所見者。大德丁酉之四月初六夜也。前此父母必與女同寢。此後則斥於房外。任其所之。無復拘束。隄防之矣。至若嫁娶。則雖有納幣之禮。不過苟簡從事。多有先姦而後娶者。其風俗既不以爲恥。亦不以爲怪也。陣毯之夜。一巷中或至十餘家。城中迎僧道者。交錯於途。路間鼓樂之聲無處無之。

奴婢

人家奴婢皆買野人以充其役。多者百餘。少者亦有一二十枚。除至貧之家。則無之。蓋野人者。山野中之人也。自有種類。俗呼爲撞賊。到城中。亦不敢出入人家。城間人相罵者。一呼之爲撞。則恨入骨髓。其見輕於人如此。少壯者一枚可直百布。老弱者止三四布。可得祇

許於樓下坐臥。若執役。方許登樓。亦必跪膝合掌頂禮。而後敢進。呼主人爲己。主母爲米巴。跪者父也。米者母也。若有過撻之。則俯首受杖。略不敢動。其牝牡者。自相配偶。主人終無與之交。接之理。或唐人到彼。久曠者。不擇一與之接。主人聞之。次日不肯與同坐。以其曾與野人接故也。或與外人交。至於有姪養子。主人亦不詰問其所從來。蓋以其所不齒。且利其得手。仍可爲異日奴婢也。或有逃者。擒而復得。必於面刺以青。或於項上帶鐵以錮之。亦有帶於臂腿間者。

爭訟

民間爭訟。雖小事。亦必上聞國主。初無笞杖之責。但聞罰金而已。其人夫逆重事。亦無絞斬之事。止於城西門外掘地成坑。納罪人於內。實以土石堅築而罷。其次有斬手足指者。有去鼻者。但姦與賭無禁。姦婦之夫。或知之。則以兩柴絞姦夫之足。痛不可忍。竭其資而與之。方可獲免。然裝局欺騙者。亦有之。或有死於門首者。則自用繩拖置城外野地。初無所謂體究檢驗之事。人家獲盜。亦可施監禁拷掠之刑。却有一項可取。且如人家失

物。疑此人爲盜。不肯招認。遂以鍋煎油極熱。令此人伸手於中。若果偷物。則手腐爛。否則皮肉如故。云番人有法如此。又兩家爭訟。莫辨曲直。國宮之對岸。有小石塔十二座。令一人各坐一塔中。其外兩家。自以親屬互相隄防。或坐一二日。或三四日。其無理者。必獲證據。而出或身上生瘡癩。或咳嗽熱證之類。有理者。略無纖事。以此剖判曲直。謂之天獄。蓋其土地之靈。有如此也。

沐浴

地苦炎熱。每日非數次。澡洗則不可過。入夜亦不免一二次。初無浴室。孟桶之類。但每家須有一池。否則兩三家合一池。不分男女。皆裸形入池。惟父母尊年在池。則子女卑幼不敢入。或卑幼先在池。則尊長亦迴避之。如行輩則無拘也。但以左手遮其牝門。入水而已。或三四日。或五六日。城中婦女三三五五。咸至城外河中。漾洗至河邊。脫去所纏之布。而入水。會聚於河者。動以千數。雖府第婦女亦預焉。畧不以爲恥。自踵至頂。皆得而見之。城外大河。無日無之。唐人暇日。頗以此爲遊觀之樂。聞亦有就水中偷期者。水常溫如湯。惟五更則微涼。至

日出則復溫矣。

青樓集

黃某名闕

張怡雲

張怡雲。能詩詞。善談笑。藝絕流輩。名重京師。趙松雪商正叔。高房山皆爲寫怡雲圖。以贈。諸名公題詩殆遍。姚牧菴。閻靜軒。每於其家小酌。一日過鐘樓街。遇史中丞。中丞下道。笑而問曰。三先生所往。可容待行否。姚云中丞。承上馬。史於是屏驕從。速其歸。攜酒饌。因與造海子上之居。姚與閻呼曰。怡雲。今日有佳客。此乃中丞史公子也。我輩當爲爾作主人。張便取酒先壽史。且歌雲間貴公子。玉骨秀橫秋水調。歌一闕。史甚喜。有頃。酒饌至。史取銀二錠。酌歌。席終。左右欲徹酒器。皆金玉者。史云。休將去。留待二先生來。此受用。其賞音有如此者。又嘗佐貴人樽俎。姚閻二公在焉。姚偶言暮秋時三字。閻曰。怡雲續而歌之。張應聲作小婦孩兒。且歌且續。曰。暮秋時。菊殘猶有傲霜枝。西風了却黃花事。貴人曰。且止。遂不成章。張之才亦敏矣。

曹娥秀